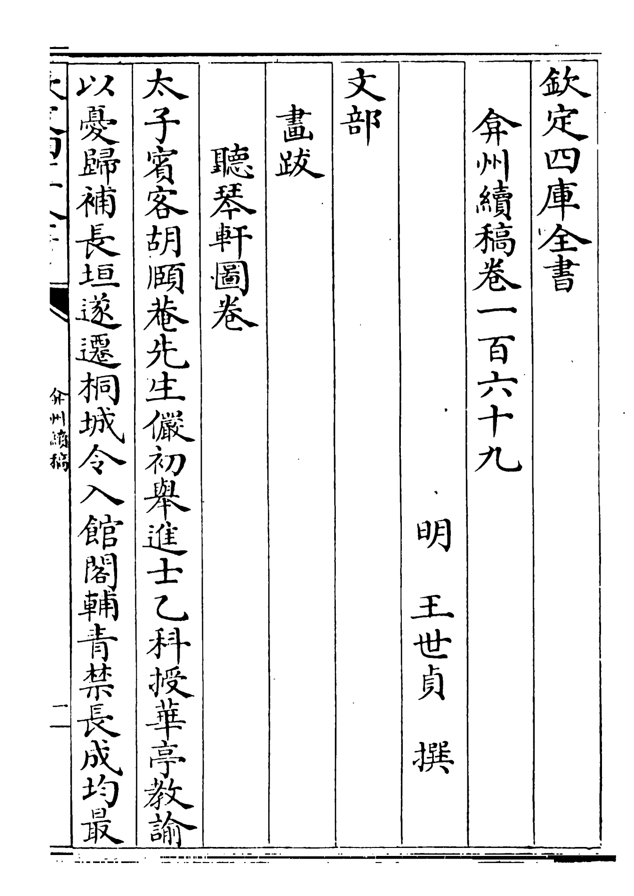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畫跋

聽琴軒圖卷

太子賔客胡頤菴先生儼初舉進士乙科授華亭教諭以憂歸補長垣遂遷桐城令入館閣輔青禁長成均最

後用二䟽之例以歸大耋終於家而此圖琴清軒為黄鶴隱居趙文筆其一記為金華謝南一記為南邨陶九成一七言長歌為安胡老人王士顯一五言古風為錢塘范立考其歲月葢皆華亭所得而公自記則長垣時語也趙文畫出黄鶴山樵王叔明其氣韻皴法極類之小有稺筆耳謝出陳文東王出宋克范亦藩窺吴興與趙畫皆有可觀而皆不顯然望而知其為吴興派也陶九成獨作小篆其人最負博洽聲所輯説郛輟耕録書

史會要皆行世會要則楊鐵史宋承旨為序之葢相距二十餘年而猶無恙故足稱邑耆宿也卷為豫章王孫所寶藏一旦舍而贈我胡公其鄉先達不當舍而余不當受特以千里走使寓高山流水之感於所謂琴清者不得已而留之行笈為識其後仍手書一紙以報作朱邸故事云王孫多熾字宗良其詩秀儁有色味不减渠家晦

戴文進江山勝覽圖

此少傅喬莊簡公所作長歌也圖為錢塘戴文進所畫江山勝覽頗斐亹有致公歌辭亦瑰偉第有感於舊游以為唯金陵以東之景當之太原黄子廷綬為其伯父贄壽言走數千里而貽我此景在晉中絶不易得而吾吳在在有之此畫亦賡於吳而鮮於晉獨莊簡於王父司馬公為石交敬留其遺跡而僭書此歌於後以還黄子俾留作太原一佳話且令吾書與吾家鄉煙水付之黄子目中可也

沈公濟畫

前覽王百谷評謂相城臞樵老人畫入神品且云出其子啓南上纍者曾一見此老筆不甚快意忽張幼于惠此卷長可三丈許縱横點綴濃淡深淺間勁骨老思溢出第求其所謂神品竟不可得也豈百穀用志不分而余僅見其杜德機

周砥沈周宜興山景

匋瑠生龍嵒小景抵掌子久白石翁銅官秋色則藍於

孏瓚矣余嘗以八月游陽羨從二九改陸趣張公善權再訪史氏於丹青之勝鷄肋一二覩此不覺怳然如遇故友當時白石翁欲以己畫作鴈媒不意併媒失之應亦不快然此二圖遂成延津之合毋論得失俱佳事也

王孟端竹

王舍人孟端以畫竹名天下而知者尤賞其有絶俗之標此卷直幹自阿曕叢篠縁老可逎勁中出姿媚縱横外見瀟洒蕭疎方寸間具有瀟湘淇澳一派不覺流出

種種臻妙耳惜題詩者館閣二三君子如王賓谷汝玉輩詞翰雖若楚楚覺寂寥不稱李文正公賓之乃為楊文襄公應寧賦一長歌於後辭既瓌偉而行草亦自跌蕩快意非真於畫趣追望羊當繇詩底無全牛耳聊贅數語

沈啓南畫定齋圖

沈啓南先生作定齋圖不知為誰當時有曹時中憲副者以文行著别號定齋得非其人否此圖山石樹卉雖

掩映瀟疎而微颸澹雲不作鬱浡披靡齋中人亦自湛然圖書得所有會稽王凝塵滿席意益真能寫定境者也吳文定公一歌劇稱啓南畫而不題號似非齋中人所請者然其書郤佳甚皆真跡也

趙子惠藏石田畫虞山三檜

余舊游虞山致道觀摩娑古七星檜久之思以一詩志其勝而語不敵後得沈啓南先生所圖乃其最奇者僅三檜而先生後先紀游十餘章皆附於楮尾興到遂成

一古體和之又數年而趙博士子惠復出先生所別圖三檜見示而命余以舊題題尾先生於丹青中奪真宰柄或榮或瘁頃刻萬變兹傾所謂愈出愈奇而余詩既苶苶不能造小致語博蟠虬屈鐵之勝而書復沓拖可厭所謂一解不如一解其置之勿令人作狗尾誚也子惠居天台萬山中而又喬木世家長松八桂琪樹建木璀璨怪偉當有如孫興公所詠者按圖求之故自不乏何必區區一虞山彿也七檜皆梁時種至宋而腐其四

宋人為補之云昭明太子手植者誤昭明足跡未嘗出建業百里外也吾前詩語亦漫承舊志爾

沈啓南金焦二山圖跋

昔人有詩云長江如白龍金焦雙角短自詭以為善名狀蓋兩山之對雄久矣而未有圖之者白石翁乃能於三尺赫蹏中寫沈深滃鬱之勢一開卷而此身若登鐵甕城東西指顧真奇觀也然考翁題句實未嘗登焦山今郭五遊次父剪茅於焦之最勝處而杖履往來金山

若家圖顧舍而寶愛玆圖出入必與偕不忍釋手豈幻者真真者幻耶余不能辨以問焦光光不荅次之金山問了元元曰四大本空五藴非有老僧如是山亦如是彼翁者欲於何處着丹青蘇長公聞之曰誑語阿師難畫兩山真面目只緣身在兩山中五遊了此義否不了當以圖與我

周履道沈啓南二畫

周校書履道沈山人啓南畫宜與龍巖小景及銅官秋

色各一幀後多有名賢題詠若桑民懌文徵仲黄應龍輩皆可寶者今年夏以考績忽忽發金陵詼叅軍思重强置余行李中而去歸後小閒展之至卷後乃有余一跋真米元章所謂慚惶殺人者也記數年前曾為思重書此念欲返之思重既不可留之篋笥亦不可行求大雅士得盛君原濟因以歸之君挾肘後神術重三吴多游行荆溪試一披覽與諸溪山印證孰勝其合也為我釂三大白賞之

跋沈啓南太石山聯句圖

余始從吳興凌玄房所獲覩李貞伯先生所書大石山與吳文定張子靜史明古三君子聯句其結法精勁遒密為生平冠而詩亦險刻有昌黎城南鬬鷄遺調後則楊君謙和章祝希哲文徵仲徐昌穀徐子仁署尾尤可愛而獨軼沈石田啓南圖玄房乃托錢穀叔寶補意錢固佳手玄房意若有所不足者而乞余題以解嘲未幾而家弟敬美偶購得沈圖一閱之則墨氣秀潤如欲滴

菴靄掩暎大有致覺顧長康王子敬山陰下語為不遠間與玄旻之父大夫及之綏頫欲為延津之合不得也此圖後聯句則吳文定書似不能當貞伯而沈亦自和一五言古體余老且倦游矣大石在屋簷下尚阻一躡屐而啓南畫貞伯書百年内奇物既分散數百里外而後先寓目焉事固不可眺也敬美善秘之亦有以實鉤青蚨之談進者乎毋在子當不它之矣

沈啓南梅花圖

燕山雪花大如掌薊門而北一白萬里而恨無梅羅浮大庾間梅花滿天地參橫夢醒翠禽啁哳別是一境界而苦無雪獨吳越諸山水間在在不乏沈啓南先生畫雪不下摩詰巨然梅雖作本色然亦能攀楊无咎弟蓄王冕陳憲章此圖一時遂為二種傳神致足賞也今年冬晴遂不見滕六公而甑餅一枝寥落不快意偶獲寓目兹卷覺眉宇間朗朗神王九咽為爽不佞老矣無暇躡不借橫王遂汎水晶巨羅結孤山銅坑一段勝緣小

盤礴時尚能謂宗生之不我誣也

沈石田畫

沈啓南先生畫十幀幀系一絶句為楚州為高郵為廣陵為揚子為句曲為天平山為馬鞍山為垂虹橋為西湖之岳墳為下天竺寺江以北凡四皆無山而江以南則山五而水一真清逺竒麗之觀也高齋展玩間自謂不減少文卧游足以掩闗矣十絶余皆有和仍托諸君子繼之

茶坡卷後

此茶坡圖故中丞劉公家物也蘇長公恒云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二者正相反今所謂茶坡與劉公者俱不可見而白石翁之墨猶若新良可嘆也圖後有王父司馬公一歌因怵然敬題其後

沈石田虎丘圖

沈石田先生此圖為虎丘寫而讀先生手書詩與匏翁歌似皆以游靈巖雨興敗而次日得虎丘足之者蓋以

靈巖不可雨故也若虎丘則毋論雨它風雪花月之境無不與人宜者余嘗再游靈巖其一亦遇雨委頓返而雨中宿虎丘蘭若汲第三泉拾松枝煮茗啜之取所携酒脯從僧雛作起麪餅供賦詩小酌至夜分後猶聞四山歌聲隱隱出檐溜樹澗外若靈巖有此當不得二公敗興語也

題沈石田滌齋圖後

范良父出所藏滌齋圖圖為白石翁沈周筆而吾鄉毛

文簡公記之詩者三人余所知文待詔潘司空也白石翁與待詔以書畫名天下余無所復贅獨文簡公所造皆篤實近裏語不作後人孟浪而書法亦精謹如司馬文正無一筆造次尤可重也今年入春忽自厭鄙四大外內皆塵壒汙濁覩一滌字令人爽然如以甘露浸心腑漫識數語

林居圖

此圖乃白石翁沈啓南早歲為北山僧作其倣黃鶴山

樵遂無一筆失度圖成垂二十餘年而始題詩又三十年而始稟僧而歸文待詔所楊君謙蔡九逵王履吉白貞夫皆和之又六十餘年而始歸余余又和之後有屬者與和者定皆非凡士也

沈翊南畫

此畫乃白石翁弟沈翊南為邢麗文作後有朱堯民黄應龍詩四君皆弘正間知名士也蔚於六門最僻野麗文家徒壁立而一時慕稱之比於通德廉讓為黄君諸

孫者亦可以省矣

文待詔玄墓四景

玄墓為吳中最勝地邇年僧貧寺廢少有游者余嘗一蠟屐至虎山橋而止深以為恨今得文待詔所寫四景閱之恍若置身此中矣陸子傳先生以詩畫師事待詔愧其意故晚節有勝游必偕遇得意輒命丹青以授之此益其最合作者

又千巖萬壑

文待詔之愛陸子傳先生如瞿曇叟於鶖眼子靡不曲示上乘至此卷則雙林樹下解脫三昧悉傾倒無餘矣公瑕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拈出之可謂名語然至擬以山陰道上行似未倫也余嘗雪後步虎溪覽香鑪背雨後自紫霄南巖叩天柱絶頂時時近之然此老生平足跡所未到也人𦘕中故自有丘壑哉

又八日詩畫

余有文待詔手書甲子詩至除夕止此為乙丑當是新

歲第二試筆也待詔有寂寞一杯人日雨句畫作一荷傘人穿小橋而出殆實境矣壽承題謂惟跋尾三人在今併壽承皆亡之零落之恨豈惟高蜀州爲掩卷三歎

周東村畫張老圖

當賓鶴公存日好古聲價不減勝國倪元鎮顧阿英今覽周臣所爲圖儼然清秘閣金粟山房也然不聞二君有伯起爲之孫又爲之賦以著思輸公一籌矣

唐伯虎畫梅谷卷

梅谷者當是吾吳德靖間名士唐六如伯虎為作圖祝京兆希哲題署而王太學履吉選部祿之各賦一詩殊足三絕偶以示文休承休承謂尚有京兆一序及待詔一詩不知何緣脫落因補書舊和楊補之柳梢青詞於後甫成而信陽王肖昌太史書來以元章補之梅竹為贈因舉以報之古人折梅寄遠故詩中用驛使語為雅事第不知仙骨寒香一辭條後所存幾何故不若郵筒中尺素之堪遠也自今後南北山房各留之以備歲寒

一闋 生如玉川子所云忽到窻前疑是君猶足代面

唐伯虎畫

余嘗有唐伯虎桃花菴歌八首語膚而意雋似怨似適真令人情醉而書筆亦自流暢可喜攷跋辭當有圖一幀而失之别購以補卒不甚稱也今年三月花時見李士牧藏伯虎一圖深紅淺紅與濃緑相間漁舟茅屋天趣滿眼宛然桃花菴景物意欲奪之卒不忍而亦不忍割吾所有歌以予士牧姑為題其後士牧志之吾兩家

異日必為延津之合也

唐伯虎赤壁圖

吾嘗以七月望登赤壁酒酣耳熱歌坡老所作二賦飄然欲仙者久之然坡後賦所紀及伯虎此圖俱與景不甚似當相賞有象外意耳伯虎才氣彷彿此老而窮達絕不埒却有一事相關坡於黄岡作中吕滿庭芳詞結句有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見者縮舌以為詩讖無幾而入鑾坡領巖部出入貴要者十餘年而後謫又八年

而後逝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芳五字至年五十三驟見坡石刻詞而惡之趨令徹去尋病卒夫詞語不讖於作者而讖於見者何也以其為二君子且黄岡故事因漫及之

唐伯虎畫賓鶴圖跋

友人張幼于以故唐伯虎先生為其王父寫賓鶴圖乞余跋伯虎丹青妙天下獨此圖一叟烏巾白帢据坐大樹傍一朱頂鶴竇荆扉而出於賓鶴意小不倫豈叟為

賔鶴顧為主耶然度叟羽化之日今已踰七十年有如一旦坐㓜于先人壠華表而嗚唳者焉知非叟也耶又焉知鶴之為叟也賔之為主也伯虎之昔非而今是也耶余又焉能辨之圖首有文徵仲古隷可寶他圖及文辭鶴雀伍耳㓜于去之可也

摹輞川圖後

右王摩詰輞川圖臨之者郭忠恕再臨者仇英實夫也其二十絶句書者文待詔徵仲也余嘗謂讀摩詰絶句

更一覽輞川圖覺便如上下華子岡斤竹嶺鵰於宮槐陌汎南北垞欹湖柳浪徙倚木蘭柴茱萸沜即文杏館而休焉酌金屑之泉與裴廸秀才對語不知我之為摩詰摩詰之為我與否也然則摹本何必實夫而書亦何必徵仲哉

題文待詔畫册

文待詔所圖十六幀多東南名山水雖間以險絕奇勝為功而不離清遠蕭散之致稍一展視覺秀色幽韻直

撲㥯睫問此翁真易仙宮中人也幀各有周公瑕陸子傳一絶句内補公瑕闕者王百谷三君子故竭其心思腕力而趣後塵以擬三絶則吾未之敢許此圖爲朱子朗作今屬徐建甫氏要余題其後賴余老任作雲霞觀耳不然幾令三日不成寐

三輔黃圖

按三輔黃圖秦始皇帝二十五年作朝宫於渭南上林苑中廷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馬行炙其志阿房宫云一

曰阿城始皇帝因惠文王之遺趾而拓之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輦道相屬阿房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不知即朝宮耶抑更創之耶若所稱萯陽橐泉步壽蘄年之數及取七王宮材而摸寫之者皆在三百里度內矣此圖能寫其曼衍陡絕之狀其雄麗奇險所不論當是唐人閻右伯李將軍本而仇實夫所臨者若杜紫微賦雖乖本色不能如上林子雲長楊而縱橫磊落要與南山並峙譽祝京兆

書法滔滔莽莽清渭同其瀠洄眞傳古中一雄觀也已
丛初春恭謁大內還感我明之儉德興亡忝之窮奢因
執筆紀其後

題周官飲中八仙圖

周官所圖飲中八仙歌不唯人物衣冠器飾皆古雅而
醉鄉意態種種可念當由伯時子昂稾本化出若其時
固開元天寶全盛之際宜其如此也自是而後宫掖旃
席之間皆以酒為政而妖色主之霓裳羽衣之曲未終

而漁陽鞞鼓動矣豹孫舉以貽我方右目於青麯蘖是讐為展覽再過亟還之不然恐復墮糟丘中為此曹子淹殺也

劉氏藏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余所見凡三本一本於大司徒益都陳公家一本於太保吳興閔莊懿公家一本於太保華容劉忠宣公家其序皆太師長沙李文正公手書而公所賦詩視諸公獨夥又多代人書此圖自弘治癸亥至

萬歴己丑葢八十有七年矣而衣綦猶若新犀玉參差青紫輝暎神觀眉宇奕奕有生氣試一指問之其師師而坐衎衎而食者將李文正揮灑内制之暇乎抑劉忠宣戴恭簡親承天問之後乎閔莊懿抗闕三尺而得遂志者乎王襄敏平蜀寇而旋凱者乎謝文肅講誦絃歌之餘暑乎無論其人不可作其時不可遘而其事亦不可再不佞貞叨第丁未于今四十三年矣同榜二太師一太保已前逝今在朝者僅四人藉令三相君亡恙沈

嚴若太乙貴神其肯甘末坐以與諸卿佐周旋若李文正者哉其肯不厭筆札之役為諸卿佐九書其文若詩者哉嗟嗟宜不佞貞之有感於三不可也此會比洛中耆英差彷彿而弘治之視熙寧殆過之劉忠宣可伯仲司馬文正富文忠今為忠宣之後人比部君書此聊寓執鞭之慕云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九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畫跋

仇英九歌圖

仇實父圖九歌凡九章章各有徵仲待詔書余所見數本皆闕禮魂而此則併國殤去之其儀從人物都不詳

僅雲中君有少雲氣河伯持杖御一龍山鬼乘赤豹乃類虎而已山鬼殊窈窕令人消䰟其他種種有生氣待詔意似草草而筆勢汎瀾可愛余嘗謂屈子偶歌此以下神後人各自出意摹寫其繁簡工拙之不同宜也此卷筆雖簡而意足視他本不啻勝之因識於尾

題仇實父臨西園雅集圖後

余嘗見楊東里先生所題西園雅集圖乃臨李檢法伯時筆有崇山絶壑雲林泉石之致與此圖畧不同此圖

僊一古檜一恠石一立壁捉筆書者為子瞻學士從傍喜觀者王晉卿按卷對竚者蔡天啟倚樹睨者李端叔彼圖則有張文潛而無端叔此圖擬方石畫淵明歸去來辭者即伯時握麈尾觀者蘇子由握蕉扇者黄魯直撫肩立者晁无咎捉石者張文潛按膝者鄭靖老彼圖有端叔而無靖老益以陳無已若摘阮之陳碧虛與聽阮之秦少游說法之圓通大士與聽法之劉巨濟題壁之米元章與傍觀之王仲至則所同也彼圖有名姬二

曰雲英春鶯而此皆削之楊先生又云曾見劉松年臨本無文潛端叔无咎器物小異而僧梵隆趙千里亦嘗摹之此圖吾吳郡仇英實父臨千里本也余竊謂諸公踪跡不恒聚大梁其文雅風流之盛未必盡在此一時葢晉卿合其所與游長者而圖之諸公又各以其意而傳寫之以故不無牴牾耳實父視千里大有出藍之妙其運筆古雅彷彿長康探微元祐諸君子人人有國士風一展卷間覺金谷富家兒形穢因為之識尾

題海天落照圖後

海天落照圖相傳小李將軍昭道作宣和秘藏不知何年為常熟劉以則所收轉落吳城湯氏嘉靖中有郡守不欲言其名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湯見消息非常乃延仇英實父別室摹一本將欲為米顛狡獪而為怨家所發守怒甚將致叵測湯不獲已因割陳緝熙等三詩於仇本後而出真跡邀所善彭孔嘉輩置酒泣別摩挲三日而後歸守守以歸大符大符家名畫近千卷皆

出其下尋坐法籍入天府隆慶初一中貴攜出不甚愛賞其位下小璫竊之時朱忠僖領緹騎客以重貲購中貴詰責甚急小璫懼而投諸火此癸酉秋事也余自燕中聞之拾遺人相與慨嘆妙蹟永絶今年春歸息弇園湯氏偶以仇本見售爲驚喜不論直収之按宣和畫譜稱昭道有落照海岸二圖不言所謂海天落照者其圖之有御題有瘦金瓢印與否亦無從辨証第覩此臨蹟之妙乃爾因以想見隆凖公之驚世也實父十指如葉

玉人即臨本亦何必減逸少宣示信本蘭亭哉老人饞眼今日飽矣為題其後

送沈禹文畫冊

此冊前有壯游鳴盛四字為許初元復玉筯篆畫凡十有六幀皆絹素文待詔徵仲五仇英實父二陸治叔平一陸師道子傳一謝時臣思忠二文嘉休承一錢穀叔寶二陳括子正二其副葉則宋經箋各有唐詩一聯皆待詔書書體兼真行草篆隷古法有嶧山受禪二王渤

海魯郡懷素眉山雙井襄陽翩翩鸞翥鳳舞畫則全倣詩意為之俱秀逸有深致而文仇尤自超著不讓馬李叔文二則周天球公瑕彭年孔嘉所譔楚楚小楷孔嘉尤更精絶詩十有二則子傅及其弟安道陸粲浚明顧奉金用徐伯虬許閏張鳳翼休承元復叔平文伯仁顧雲龍皇甫昉子循各又分古詩語題之雖河梁之美少輸前哲而臨池之蹟獨擅一時内伯虬故廸功昌穀子也浚明不能工書又不好作近體然代者大是佳手金

用不辦此十指攷其筆蹤殆是婦作用婦規摩履吉聲名大噪或謂出藍後又有王穀祥禄之及陸芝之二章則皆贈別之什而詩題之闕者二矣冊為沈大謨禹文北上謁選作禹文翩翩佳公子時方盛年善詞翰裘馬醪肉問遺文士不絶故於其行也合吳中名筆出所長以贈之禹文得太常簿叅兩督府遷肇慶守竟以好客故産盡削寄死為若敖之餒久矣余偶得此冊念與禹文同時者俞仲蔚劉子威因各乞一詩以補二題之闕不

兩日仲蔚物故余乃為足成之所謂柳條花氣聯也偶有錢生者叔寶子來看摩娑久之曰此二詩吾猶見之即待詔及其子彭也畫尚有待詔一幀今以休承一幀代之其叔寶一幀亦續補葢有竊而褫入他冊者故也此冊中人僅有一二存欲歸之沈氏則已無守者因識而藏之異日别録一通遺焚禹文墓所以薄酹侑可也

陸包山寫生卷

畫家寫生右徐熈易元吉而小左黄氏父子政在天真

人巧間耳宣和主稍能斟酌之明興獨吾吳沈啓南入熈室而唐伯虎於黄氏有出藍之美陳復甫後出以意為之高者幾無色下者遂脱胎矣叔平此卷卉草果蓏之屬四十二種種有天趣而不至出驪黄外庶幾能斟酌者印文甚古雅而署字不類豈所蛇足也耶漫題不覺滿帋

再題游太湖圖記

余以癸酉游太湖游之明年而陸丈為余圖圖成之二

年而余果避言還里過陸丈時已病矣猶津津談明年

當為公須太和以媲太湖作天下大觀亡何竟捐舘今

年仲蔚過我弇州園出此冊摩娑久之偶有宋紙二番

屬小楷書余記于後仲蔚楷法尤遒𢧐高處在歐柳間

余文不足以當三絶然施之太湖粗亦不俗而陸丈竟

不能踐八十二之約以成我太和觀則可歎也

文伯仁溪山自適卷

東南佳山水太湖之抱於三吴者最號清遠然大較山

不勝水自富陽而溯新安之黄山白嶽尤奇峻然往往水不能勝山五峰文伯仁家吳中足以窮水之勝矣而猶未快乃因游新安遂盡擘其奇而發之於丹青余近得一寓目真若坐籃轝翠微間使人應接不暇區區山陰道上行烏足以當之哉此君穢而好駡坐不知胸中何以富此一段丘壑也

文文水畫

余從吳氏得諸名士手書詩王中丞履約二紙太學履

吉四紙王吏部禄之袁提學永之各二紙皆有畫配而缺其一畫不著名氏款識疑以為文待詔徵仲益吳氏為待詔外家故也乃以示待詔子休承摩娑歎息審為渠五十七年前筆諸君皆已物故久矣為補其缺而跋於後内酌酒桂林一幀其所新補也當是時休承尚少而蒼老細潤不減家尊真可謂畫家羲獻矣老來精神伎倆聲實攷據事事埒之四君子詞翰與畫亦足三絶故識而留之山房

畫南北二詞後

題柳窺青眼相傳國初人作可謂曲盡張緒風流至馬致遠百歳光隂有感激超曠之致而音響節奏又自工絶元人推以為詞中第一殆非虛也其詞既别南北而復分其早春暮秋景地乃謁錢叔寶作圖而周公瑕復以正行二體書之風日清美於文漪堂呼三雅佐展卷亦不辱矣惜未有雪兒以紅牙句拍唱耳

題畫會真記卷

撰會真記者元微之演曲為西廂記者王實夫續草橋夢以後者關漢卿此卷八分題頟者文彭小楷書記周天球録曲者周及彭年俞允文王逢年張鳳翼潘德元王復亨顧承忠管稚圭張復吾弟亦得一紙畫者錢穀尤求辨張生即微之者趙德麟録者王廷壁千古風流藝文吳中一時翰墨能事盡此矣會真記謂崔氏有所適而不言歸鄭恒西廂記則謂許鄭恒而卒歸張生後有耕地得崔鶯鶯墓誌者其夫真鄭恒也或以歲月攷

之亦不甚合合不合所不暇論第令老夫偶展閲之掀髯一笑如坐春風中萬卉過眼何預蒲團事耶為題於後

天文地理揔圖

吾州有陶翁存仁者年七十餘始得天文地理方圓二圖摹之其後復增摹兩畿諸省十五紙海外三紙字皆蠅頭而精工有楷法界畫細若游絲極可愛此翁後至八十餘尚能月作兩本供桂玉資今已矣攷之渾儀圖

經亦不盡合以備故事可也

李郡寫旅獒圖

李郡出所畫旅獒圖索題内大酋之狀頎瓌奇飾裝瑰異與諸小酋之㑥醜么瑣且俱能戢騺桀為戚施種種情性得之第所謂旅獒者大犬也見孔氏傳疏甚明又左氏公嗾夫獒焉杜預註亦云猛犬也今乃畫作一緑狻猊大約如近代所貢者然不作黄色若佛書所稱青獅則尾大於斗又其種久已絶不聞作貢郡五指如懸

槌少加問學亦何必減蕭世誠職貢閻立本王會耶為題於後以昜之

題莫廷韓畫郊居扇

廷韓此畫種種郊居風致視休文賦不啻過之其贈孟孺標格亦絶相類而雲東公乃疑其意以為二君皆非此中物至欲與之分半席者謝幼輿日作王大將軍長史然恒自謂一丘一壑而顧長康亦桓南郡客頗能畫幼輿於丘壑間人亦許之夫士相賞有跡外趣耳令僕

果赴河南尹何必减履道里主人也季秋望後一日解嘲題

莫廷韓竹扇卷

箑面畫竹便是兩重清真境廷韓聚十名筆卷而藏之雖不能出入懷袖作泠泠天籟篋笥中别有一種瀟湘界矣珍重珍重

題小桃源圖

余所見桃花源圖如趙伯肅文徵仲陸叔平詩如陶元

亮王摩詰皆令人神爽飛越如身游其間獨至武陵求所謂真桃源而不可得豈陵谷滄桑之說果爾耶異日扁舟醉此桃花下三日足矣因題一詩以為張本

又題畫池上篇後

讀公廬山草堂記末云弟妹婚嫁畢司馬秩滿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斯言然公記成未幾而刺忠州即禮部司内外制連典劇郡入貳司寇而廬山之諾竟虛非此

池上一篇何縁能識誑語業第公以太子賔客進少傅尚書分司致仕二十餘年中嘗尹河南者三歲餘顧高逸之勝芬人齒舌至於今不衰春日與元馭四十餘即謝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歸以一黄冠偃息蓬茅中余亦棄弃山園泉石之勝從之賀季真八十餘始以禮部侍郎集賢學士乞黄冠得鑑湖之一曲唐史乃傳之隱逸何也古人事多不可解

陳提學藏百馬圖

余嘗見趙魏公天閑五馬圖金羈玉勒從倚沇蘇綫下四紫衫奚官極意秣刷噫貴則貴矣孰與此所圖百馬驕嘶逸逐於平沙大荒之為適也第龍鬐鳳臆往往有之而權奇之蘭筋不露當是蒲萄宮苜蓿過飽而肥耶令五單于解辮長平冠軍方高詠栢梁無所事粟汝歌豐頌瑞之後旦夕東封五色雲錦庡幾有攸賴哉陳君相士之九方歅也必能别而曹驪黄牝牡之外第不審誰無負千金價

尤子求畫關將軍四事圖

關將軍廟成客有請圖廊壁者余謂公以勇烈冠一時則無如白馬先登馘顔良首樊城破曹氏七軍僇龎德降于禁以勛猷垂身後則無如七日役神鬼建玉泉寺為荆州第一刹驅風雨剪蚩尤俾河中鹽政復故夫白馬樊城之跡人人能言之後二事稍秘按天台智者以隋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池月夜有具王者威儀二人一長而美髯豐表一少而秀發長者前致辭曰予

關某也彼某子平也漢末分擾事不果願死有餘烈叨
王此山敢問大德聖師何枉神足智者曰欲建立道場
耳神曰願愍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厥土
深嘉吾二人當為力建一刹供護佛法願師安禪七日
以須其成師既出定湫潭萬尺化為平陸棟宇煥麗巧
奪人目神即受五戒智者具書晋王廣上其事錫以佳
名而公遂為此寺伽藍神矣智者所謂肉身菩薩也宋
正和中解州解池鹽至期而敗課輙不登帝名虛靜張

真人詢之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誰能勝之曰臣以委直日關帥可也尋解州奏大風霆偃巨木已而霽則池水平若鏡鹽復課矣帝召虛靜而勞之曰關帥可得見乎曰可俄而見大身遂充廷帝懼拈一崇寧錢投之曰以為信明當勑拜崇寧真君也兩藏所記當不謬而史志俱遺之豈用夫子不語怪神例耶按黃帝經序曰皇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是也又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則蚩尤之主鹽池

葢數千年猶在耳公因義勇使不受天台戒作玉泉功德縱不令墮蚩尤道其去阿脩闕也尤子求善丹青聞余語而繪公四事於絹素以獻子求之所能貌者桓桓糾糾之氣與指撝跳盪分身百應之神奇而已公所為功與其志不得也因敬為拈出之始貌公者皆赤面赤馬而先師所見者則皙而微酡馬亦純白故子求特因之

李郡畫渭橋圖

唐文皇渭橋一盟雖神算無遺亦是大不得已事非李藥師陰山闕闕雪之何異城下此圖承傳頗久然往往僅作挂幅而李士牧獨能創為長卷且其叙六師之整暇靖肅大得蕭蕭馬鳴悠悠斾旌意而玁狁之輸琛委賫蒲伏戚施其尊中國之體至矣第頡利方擁百萬衆跳梁近甸未必恭遜乃爾史益多飾辭諱辭耳又文皇虬鬚蝟張神采逼人此後小酌之勿作清穆垂裳觀也

李郡畫美女圖

李士牧手貌美女自西施以至紅綃凡六十人雖人僅一身而約履暫執併其標格情性得之可謂工且詳矣第中間二吳品仙品不當與媵伎並列而鄭袖南威麗娟夜來玉奴麗華碧玉紫雲李娃霍小玉之類却更不可遺也翔風房老是綠珠前輩不當作小婢裝當更商之長夏倚病展此圖何異維摩天女第色塵雖不緣影而嘵嘵數語似輸一籌

題海峯卷後

海峯卷為鄉前輩金同文先生別號有祝希哲署題希哲又與唐伯虎各為一詩而手書之先生之子學正元齡分訓吳興時與文休承同舍復乞休承補圖遂足三絶吾州故濵海然有海而無山學正翩翩仙骨請與共娭之數千百年後焉知巨鰲不失足使閬風蓬萊翻來此作一段實話耶

陳道復牡丹

陳復甫作墨本牡丹甚得徐熈野逸之趣記宋有去非

先生者作墨梅絶句至今藝林以為與梅傳神復甫豈其苗裔耶何無聲之詩與無色之畫兩相契也

為徐太僕爌題馬鞍山圖

余後先游馬鞍山得古近體五首逺者二十五年近亦二十年矣嗣是凡四游皆邦君見邀於車馬行色中不及搦管今於巖泉太僕公處覩此圖不覺怳然若夢既而命書此詩則又赧然自愧得無為山靈所笑以不復唱渭城耶異時丘壑之日長當與公攝衣登絶頂盡取

唐人句和之又恐有華山約束不獲如願奈何姑識此以俟

為章仲玉題保竹卷

人云竹祖孫不相見令章氏園不易主而王父所手植寧有存理章之僊簡甫乃能徵蔡九逵文徵仲許伯誠袁永之黄勉之王禄之以文詞紀其事而王文恪太傅胡孝思中丞為大書署顧文休承復圖之寘之三尺篋中益三歷祀而淇園秀色猶若新也仲玉善保之夫豈

直祖孫一相見而已

題洛中九老圖

右洛中九老黃鵠圖以遺余者鵠南陽人依武昌吳明卿以居貌寢甚年二十餘而能曲畫老人傀俄婆娑態余因戲與約更二十年貌我置其間得否九老中獨香山居士小解事人或謂海山仙宮有居士一院居士不首肯曰歸即應歸兜率天吾意頗與之合審爾當貌我作十三歲兒騎黃犢吹笛三生石傍也

長江萬里圖　有王蒙識非

余舊有黄子久長江萬里圖又於一友人處見夏珪所圖皆極微茫菴靄黏天無際之勢而不能一一辨所自然皆自武昌汎洞庭沿江陵而上趣峽口入蜀乃足稱萬里此圖則自武昌溯漢江遶故郢度襄樊抵太和山而止葢詰匠朝真即舟次所得而貌之者也即無論是否黄鶴山樵其結構演染有不合者鮮矣余自癸酉歳以楚臬出京口抵武昌又於武昌入漢詰郢陵丙子解

鄖鎮登太和下襄江詰郢陵按之皆歷歷在目眦獨自采石而上九江蘄黄之間江山秀發不可指數而此却寥寥因志於後以俟黄鶴之徒補之

題殳生畫

語云天廐萬匹皆吾師此古人匠心之妙也然自荆關李范北苑巨然而下皆有承傳小加化裁耳邇來白石翁衡山待詔亦然至於仇實父則鮮所不摹擬然而人巧極矣吾久不踏足吳閶門乃聞有稱殳質甫者以為

叔寶休承入室上足今覽其盤礴齋筆信有出藍之美所恨不能舍蹊逕而上之昔人論詩羚羊挂角無跡可尋噫嘻豈惟詩而已哉殳生其勉之

錢舜舉畫水僊跋

錢舜舉在勝國以丹青名一時幾與吳興鴈行而卉草尤自超駸駸度驊騮前矣此卷水僊為華氏世藏零亂中有綽約迎風承露種種姿態百出葢舜舉得意筆也後有款識而失之華生以為恨乞余題尾噫待款識而

後真淺之乎真矣

周之冕花卉後

勝國以來寫卉草者無如吾吳郡而吳郡自沈啓南之後無如陳道復陸叔平然道復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似能兼撮二子之長特以嗜酒落魄如李邈卓不甚為世重耳日坐弇園與花事周旋此卷遂來爭勝聊題數語不覺芳英爛熳筆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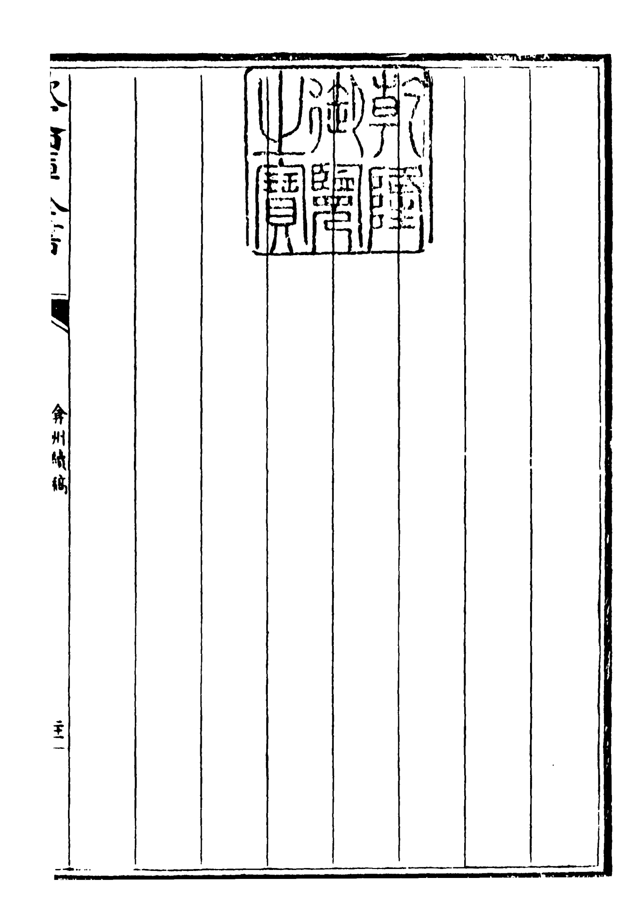
題倪鴐部勝遊畫冊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欲懐尚平之志不遂晚歸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故自賢哲高風丹青佳話昨晤倪駕部霖冲出其所圖二大冊則凡平生宦轍所經郡縣都邑之鉅麗山川之名勝皆在焉而俾余宫洗王廷尉詹吏部亡弟太常各書其舊作於副簡且曰少文處而吾尚出彼故不得以羣方為几席而吾亦不得專一室為卧游雖然少文之杖

屨僅楚服耳而吾之轍嚮固已倍蓰之吾之游未已而圖亦未已也我故當勝余謂駕部脅力方剛經營四方子寧一鑿坏老父而已耶且彼能以一室而収楚服之全子乃能以一篋笥而収彼之為圖者又數十楹寧但勝彼第侯子之功成而後為少文子之篋笥中當作與地圖矣余異日欲幀書一詩必腕指且痛姑於此塞白焉

題張復畫三十景

隆萬間吾吳中丹青一派斷矣所見無踰張復元春者於荆關范郭馬夏黄倪無所不有而能自運其生趣於蹊逕之外吾甞謂其功力不及仇實父天真過之今年長夏為吾畫此二十幀攜行梁溪道中塵思為之若浣因據景各成一絶句題其副楮復畫貌山水得其神余詩貌復畫僅得其肖似更輸一籌也楊公伯謙游藝之好比余更深因割以貽之倘於機務小暇時間一展翫庶幾夔龍席間不盡荒箕穎色耳公其以為何如


乾隆御覽之寶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吕燕昭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佛經畫跋

王摩詰羅漢後

摩詰丹青之妙出入吳李間別造逸品而又精心奉竺乾教以故所貌羅漢至多余舊覩一本乃演教圖有御

押是宣和殿藏物此則其散在人間者雖剥蝕之餘神采尚自煥發足令波旬合掌龍女獻供下視貫休梵隆輩蛇神牛鬼奚啻霄壤矣

李伯時十六羅漢

余所覩貫休畫十六應真以險怪眩時眼梵隆則瀟灑饒意態然未有如李公麟檢法此圖之精者其木石帷几奩細異筆僧雛老少后妃婆羅門侍胡山神服裝異狀然不作離車相諸俊比丘翛然有塵外度劇是合作

跋尾吳興趙肅書眞得承旨家風吳郡劉珏僉憲頗稱伯仲沈周先生則居然雙井雲仍矣此李應禎太僕家藏物不知何緣落德州張氏手復歸我楚弓之失得何足論也

善財參觀世音三十二變石本後

右畫善財童子參觀世音大士凡三十二幅皆石本云是李龍眠居士筆不可知然法相端嚴體勢綽約窈窕非龍眠不能辦也幀幀各綴一偈無論工拙是當行語

依稀妙喜幻住家風攷之華嚴本經善財所接大善智識五十三員獨文殊彌勒為至而觀世音僅補陀一見耳龍女化佛亦自文殊成之不知何縁闌入觀世音法門而龍眠為之圖此開士又以偈為之贊且善財之始見世尊年固十二及參諸方得道已百二十所謂童子者以童真不壞也即文殊亦然今作六七歲兒狀大謬雖然此圖權也華嚴亦權也以權顯實即得以實破權即不得余將為下一轉語云道宣覩此努目而訴之薄

伽梵薄伽梵曰鈍根阿師且置菩提達磨聞之曰且喜沒交涉

畫西方十六觀經

余既感鸞法師受菩提流支西方十六觀俾故人尤子求效丹青之士而子求之子道恒能楷書仍為我系經文於後字體徑寸頗遒勁可觀會閱藏至阿闍世王經與元馭學士相對扼腕不平其事而僧修禮辨十惑論果有權文學者謂頻婆羅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阿闍

世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為世尊失政之大而修禮則謂觀經有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内自然增進成阿那含阿那含者名為不生欲界阿闍心生悔熱遍體生瘡經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陞上果雖外凶而内吉冥日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即翻損任之即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廻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犂之城救之即為益任之即為損斯即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為益察

其所應捨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草也今父子咸進於道何顛不扶賢愚並從於化何來不勸按此荅既不明究所以强為解事全屬遁辭何以示訓竊詳頻婆娑羅於毘富羅山射獵無故殺一五通仙致被誓於未來世必報此命又闍世王巳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多羅之心則闍世此生殺父之罪固重於山海而夙根之

善與受寃之深亦有可言者佛若救頻婆娑羅而生之則此債終無了期故授之佛經使成阿那含果以酬其賢而聽其幽死了彼寃對不為異世之累至於救闍世王疾却有深意葢佛法有救生無殺生闍世罪雖重佛不能為誅也其人既舊發菩提且受寃苦雖染惡疾命本不當絶也人王法王相倚成化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彼肆其無所顧藉之惡而濫僇釋種破滅佛教其禍有不勝言者故因而利導之俾之去惡從善以敷暢大

化不為厲梗然則阿闍世之不死其本壽也所以得盡本壽者餘福也攷之本經明言畧受地獄之苦然而出為帝釋為輪王以至成佛夫為帝釋輪王成佛此權語也其云地獄實語也夫地獄之壽有定數有與諸天齊壽者有窮刼者何得言畧受也言畧受亦權語也攷之觀經月光大臣云刼初至今惡王貪位而弒父者萬八千人則彼中視為恒事佛雖示戒西人未必遽遵悉於救時而緩於立訓葢亦佛道當然耳第有可恨者毘富

羅山五通仙既發讐報深誓又非多生眷屬何以不為他人而必為王子以陷弑父大謬耶此必有任其咎者然而於佛無與也

畫觀彌勒上生經

汪仲淹乞余為其婦作志銘而以觀彌勒上生經為幣經首有釋迦授記慈尊聖會圖及兜率陀天內院三圖皆瓌麗侈貴之觀而經筆亦方整下題有燕山張繼者當是宣英時名手也計當復有下生經而不可得按彌

勒者梵音本梅呾麗耶此云慈氏也慈氏之初發心在釋迦前以一進一退故釋迦超六劫而先證菩提攷法華經日月燈明佛時文殊以妙光菩薩為上足弟子作七佛師而文殊八百弟子中有求名菩薩貪着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遺失是為彌勒而彌勒亦自稱心重世名好游族姓至然燈佛出現於世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識性流出無量如來而釋迦於是時僅一獻花布髮之男子耳此其為前後輩可證也第

然燈佛見釋迦即授記作佛而彌勒又歴諸無央佛踰七佛至釋迦而始授記夫釋迦之精進在然燈佛前不應始獻花布髮其精進在然燈佛後則不應先彌勒而授記也彌勒紫金身十六丈而釋迦僅丈六尺彌勒壽八萬四千歲而釋迦僅八十歲彌勒行化之地東西長四十萬里南北廣三十二萬里王國雞頭末城周圍四百八十里而釋迦所化僅五天竺諸胡地周不過十萬餘里淨飯所都與王舍所栖其城不過四十餘里而已

彌勒之地若琉璃鏡平無丘陵坎窞人無夭札病癘戰鬬而釋迦皆返之所謂五濁惡世也夫以釋迦之緣果功德俱若不能如彌勒然法華化城喻品乃謂大通智勝始成佛而釋迦與彌勒阿閦十六世尊親為之子淨脩梵行智慧明了其事在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前茲時不知彌勒發心與否壽量品則謂釋迦成佛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葢示菩薩行於歷劫以顯再成耳而徧攷大藏彌勒皆無之疑本

未成佛至當來世而後成也釋迦正報身為千丈毘盧遮那於色究竟天成佛釋迦僅億身之一身耳而彌勒則未聞他有報身也釋迦二輔文殊普賢皆古佛現菩薩身以示無兩大耳而彌勒之輔無着未登十地天親甫脫二乘去二大士恐殊有間也初地學人既不能作德光論師徑登兜率揖彌勒而叩之又不能盡掃此無益之疑而拘拘於一階半級寧不為宗門老宿所笑聊識於此以志余陋

渡海阿羅漢像

摹龍眠居士李伯時渡海阿羅漢像一卷一力士負戈而立若衛法者諸阿羅漢出没煙霧波浪中然各有所持秉節而虎者横錫而獅者龍而握其角者手香鑪而立三足蟾者共一槎者其一操如意一操葫蘆吐雲氣裊裊不絶端坐五色雲者卓錫而立背若龜首尾若龍而不角足差短者立一蔡者指端出雲雲際雙鶴盤旋者二少髠無有所践而波没趾者一負笻一捧經而皆

嬌盼鶴不已者騎大鯉鯉戟鬣而哆口者立大蠣若石
手一鉢飛錫前引者老龎眉眉垂至肩項衲而五水神
擁之者肩笻笻挂一羽扇而踐巨袱者立於龜者前現
小二堵波有白毫相合掌而禮之者立蕉扇手一貝葉
者立五色兠羅雲者合掌而掌端之氣佛刹從中現者
侍者小沙彌四皆輕行無碍盋始抵龍藏則兩玉女奉
几几有香斝一軍持二稍次龍子女各一合掌而迓龍
君挺笏繼之二玉女捧扇翼之宫官四人復翼之從傺

四人復翼之旌幢幡葢輿輦戈戟之屬繽紛揺曳蓊靄顯晦不一大抵衛法之神勢甚獰猛而專諸阿羅漢飛行自在游戲三昧波鳴浪激而甚暇龍君偉而肅龍子女娟好而靜從官怪儻而恭其纂本之妙若此不知於真蹟又當何如也吾聞之盡閻浮提羅皆當充金翅鳥王食能脱其口者獨娑竭主而已鄉故遇如來踞獅子坐時輙獻花頂禮與聞出世大教而如來及諸弟子大菩薩阿羅漢亦時時降其宫說法至末教垂傾悉貝多

所書者付之居士此圖之為娑竭主無論第不知為曼殊室利與諸法眷度龍女時耶將舍利佛大目揵連講經時耶抑龍樹尊者取華嚴時耶諸羅漢時在閻浮提中而莫之識是吾曹尚不能如娑竭龍有法眼也其不充鳥王食者幾希矣

再題白蓮社圖

余甞跋趙松雪圖白蓮社臨本頗亦有所攷據而圖為陸與繩取去跋今留弇州稿中後游匡廬憇東林寺訪

遺像斷碑於荒煙落照間視虎溪不數十武僅涓涓細流歎慨久之令者復一覯此圖與前位置雖小别而彷彿見大都偶閱僧優曇所著蓮宗寶鑑為略辨之按中土釋教自永平而後雖日以滋盛而識限因果毋關性心圖澄神異志存弘護道林卓犖乃闡老莊遠公獨能思紹先緒取證羅什删繁絀邪以淨信念佛為宗誠開士之要軌也第劉遺民雷仲倫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周道祖諸公雖復神情朗潔而塵跡猶存發願之後往

來室家恐亦未隱至乃汰靈運挽靖節固徵裁鑒之精嚴第必置瓻酒以待徵君似亦小為名使非如來本戒又西來本地以法性言之尚不為實而況雁門乃寄生之鄉何足多戀至煩諸弟子別創西林以傚新豐毋乃贅乎又優曇謂公以經律未備禪法無聞乃於内更造淨室請一禪師率衆習禪令弟子逾沙漠求禪經庋江表四輩咸得修習又謂罽賓國䭾跋陀羅因請至廬山語遠公云西天傳法祖師大迦葉直下相承二十七祖

有般若密多羅者在南天竺行化慧燈相傳至達摩多
羅為二十八祖著禪經其略亦云然故遠公為序曰達
摩多羅者西域之雋禪訓之宗寶林集與傳法正宗論
因之達摩多羅者即菩提達摩愚不敢遽以為信也夫
達摩未來性學猶蔽雖露思惟修字而實不及最上一
乘比其時中原鼎沸江左偏安西僧避亂越符姚之境
而南者猶間有之南僧西邁出秦蜀度葱嶺求經請法
其人誰也又所謂禪師者其人誰也有禪師何以不焯

焯聞也且遠公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建東林寺成至義熈十二年丙辰卒相去葢三十年梁普通元年後庚子而達摩至建康距遠公卒已一百四年跋陀羅離長安而至東林又前二十年達摩領師戒紹祖席者六十七年而離西土又十餘年而西返雖如梁武所云老壽百五十餘歲第其時僅三十餘耳恐猶在王宮未參師面何由而遽自稱祖何由而遽著禪經令諸四衆傳習何由而抵建康後一語不及舊者一字不追遠公然則禪

經故非達摩法言經序又非遠公遺筆習西方者贋為之引禪而自重習禪者喜得之將引經而證祖要皆非實録也僕此公案似了了第恐遠公聞而赬臉謂老書生何强預方外事却無以應之

又題十六應真後

昔人畫十六應真皆以唐梵老少分配以避過庭風草之譏而不知其實有不然者獨此不作唐相少年相甚為得之據三藏師於執師子國得佛涅槃後八百年慶

友羅漢住記云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持使不滅没及勑其身與諸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第一尊者賔度羅跋囉惰闍與千眷屬住西瞿尼洲第二尊者迦諾代蹉與五百眷屬住北迦濕彌羅國第三尊者迦諾迦跋釐惰闍與六百眷屬住東勝神洲第四尊者蘇頻陀與七百眷屬住北俱盧洲第五尊者諾矩羅與八百眷屬住南贍部洲第六尊者跋陀羅與九百眷屬居躭没盧

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九千眷屬住僧迦荼洲第八尊者伐闍羅弗多羅與千一百眷屬住鉢剌拏洲第九尊者戍博迦與九百眷屬住香醉山第十尊者半托迦與千三百眷屬住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囉怙囉與千一百眷屬住畢利颺瞿洲第十二尊者那伽犀那與千二百眷屬住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因揭陀與千三百眷屬住廣脅山第十四尊者伐那婆斯與千四百眷屬住可住山第十五尊者阿氏多與千五百眷屬住鷲峰山

第十六尊者注荼半托迦與千六百眷屬住持軸山若一應天人修供此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應分散往赴隱聖同凡受供捨福今按西土齋襯必供佛及羅漢聖僧而以賔頭盧為首賔頭盧疑即賔度盧跋羅度闍之訛略也又按經藏中有外道婆羅門謗佛謂無神通者立五丈竿懸鉢食於其杪而號之曰吾以食施瞿曇弟子能飛受乎不能者當出吾下葢知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也時舍利弗不忍佛戒之犯故隱而過之

賔頭盧不忍佛道之屈故飛而受之以是見擯揵椎不獲從佛遷化而至今猶在聲聞果中然則是十五應真者其猶有小未滿故耶抑所謂受無上妙法護持不滅没者耶果地愚所不敢辨特以世之像應真者不得十六之説故志之於此

再題梵隆羅漢卷

後考得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思陵極喜其畫見輙為品題之其白描人物山水皆師李伯時氣韻小不

逮耳真吾九友齋中方外佳侶也

朱君壁摹刼鉢圖

刼鉢圖吳中有二本此本為元朱君壁所摹宣和秘藏跡相傳鬼子母有五百子在人間食人精血殆盡佛愍之乃攝其所愛最少子置之瑠璃鉢中母求佛出其子不得則竭魔力與其魔衆舉此鉢復不得則四百九十九子各以所從鬼兵數萬排山倒海掣雷電以擊佛槍刃矢石所抵皆化為蓮花益愈恚愈不得技窮而後改

意廻向誓不食人迺以其子還之與此圖合第攷之大
藏中鬼子母經則謂佛游大兠國時有一女多子而喜
盜人子與其子共噉之亡子家亦不知阿誰取里哭巷
議如是非一阿難聞而白佛佛言此非凡人故現鬼子
母是母有千子半在天上半在世間皆為鬼王一王從
數萬鬼上嬈諸天下嬈人民吾當伏之便勑諸沙門竢
其夜出掩取十數子閉精舍中母還不見子號哭尋子
乃復勑沙門導使見佛佛為委曲開譬示以罪福俾皈

依五戒即時得須陀洹果結約千子皆從護法令二十諸天中所貌鬼子母天是也即不聞有刼鉢事豈好事者以魔波旬嬈佛與佛攝毒龍歸鉢二事傅會而成耶將法顯奘公輩自西域來别有所受耶余皆不敢論獨念佛以大慈心行堅忍力化强暴若轉圜鬼子母以一念廻向脱萬刼罪而立證初果可猛省也若其筆力之精勁入神則有顧馬湖張銀臺二跋何容喋喋

圓澤三生圖

圓澤師行逕頗類栽松道者其事甚奇宋人所作畫更奇虞文靖公以古隸書傳尤更奇雖然此師能預審去處已得無漏通其作牧牛兒知來處又能一見呼李洛守得宿命通而三載戀戀不肯入錦襠嫗竇乃至不欲行斜谷道中既遇時又與李泣別何也豈道臘逾七十反不如十三歲兒灑落耶此一叚未勘破故為拈出之

書文徵仲補天如獅子林卷

勝國時則天如和尚為高峰嫡孫中峰主巴行化諸剎

作獅子吼已乃挂錫吾郡選地得獅子林郡中諸善智識用幻住菴故事運瓦擇木成此蘭若遂以幽奇冠一郡叢林天如嘗有十六絶句頗紀其勝法嗣善遇輩遂釐十二景而洪武初王先生彜髙太史啓謝太史徽張水部適王處士行皆游而有絶句紀之前是朱提舉澤民圖之矣徐布政賁復圖之倪山人瓉令趙善章復圖之真跡不知散落何手百五十年而文待詔徵仲重貌其勝而書彜啓之作系而歸之主僧超然者超然没歸

之竹堂僧福懋不能守歸之歙人黄汴幾若落異域矣汴殁幸而歸之崑山周鳳周殁其家又不能守而吾弟敬美始得之余乃拈天如絶句授敬美伊傚徵仲例以小楷系於末聞十餘年前獅子林尚在而所謂十二景者亦半可指數今已轉授民家陸氏縱織作畜牧其中而佛像峰石老梅奇樹之類無一存者嗟夫如來遷化後尚不能長有王舍給孤獨竹園而一天如力烏能使獅子林垂二百年而歸然無恙也敬美意似欲盡購三四君子圖大較謂書畫力

更可得數百載將以救茲林之泯泯然總之幻耳天如一幻人獅子林幻地今皆已幻化而乃欲狥此幻跡了幻念耶故不若中峰老人之以幻住名菴也因復贅我幻語

道經畫跋

題葛仙翁移居圖

詹東圖出此卷示余云葛仙翁移居圖不知是何人所作其貌人物絶得吴道子王瓘遺意樹石則荆關也前一夫甚悍而短肩行李諸藥囊瓢鉢衣籍之類皆在焉

二少女步而從一攜琴一提藥籠六白羊先後之二村童長者亦肩衣襆而牵一繭角黄犉則仙翁乗馬黄冠藍衫可似四五十許人色肤而意殊暇手一編且行且誦少者拊小黑犢翼之後水牯牛則白衣嫗乗馬三嬰兒少者在抱稍長者裭而肩左又長者踞半牛背凡為人之事十雅俗老少各極其致為羊牛之事九躑躅偃蹇各極其態而要之皆有物外賞更一紙則山谷老人書七言律題後結法莽蒼遒勁是晚年得意筆也考之

太極左仙公玄不娶無子縱有之生平如幻三昧豈不能盡之一襆似當為稚川子稚川曽娶南海太守鮑姑女弟不知此老移居在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前將解勾漏令後耶稚川亦無子晚而就從子廣州叅軍望養此三嬰兒竟不成長或寓言耳吾詩與書俱不敢望山谷覺少悉稚川事東圖以為何如

錢舜舉畫洪崖先生

此吳興錢選舜舉所寫洪崖先生像也神采秀發意象

閒遠望而知其非人間人家弟嘗寄余一本乃宋人筆更佳而後缺一幀題以為葛稚川移居圖余辨以為洪崖像弗信也得此本證之乃屈按列仙諸史傳謂先生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常御烏紗帽紅蕉衣黑犀帶短靿韡携筇竹杖今像正爾而後一人短而潤若叚柯古所云弄臣者其執即六角扇也餘四人大小不一即橘术葛律拙也其挽而不前者一白騾即雪精也肩者即鐵如意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榼自然榴杓一云垂雲

笠方木櫈二玄書葛木如意魏惠壺木栢杓也蕬靡不合者舜舉拙於書而最後有題句云去歲無田種令春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佯醉卧樓臺此先生詩也然先生又有二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為人又入市非求利過朝不為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營營語甚淺而有味舜舉似不知也始余嗜古書畫器物幾成癖乃先生更甚焉而一時名士若李太一贈孔子木履郭翰復贈孔子二儀履楊烱復贈孔子石

硯與揚雄鈇硯田游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楊齊哲
贈嵇康鍛錐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徵贈淮南
王藥杵臼魏肅贈陶潛琴隱居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
笙張守珪贈尺八寸海蝦蟆牙秦休莊贈河上公注道
德經藁本周子恭贈古帝王圖元亭贈謝靈運鬚僧脩
然贈迦葉頭陀鉢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篦余
始而笑以為何所辨真贗既而私喜以為靈真嗜好若
此何況我輩第今年秋盡捐所藏付兒曹僅荷一被一

瓢佛老書十餘卷入城南精舍此身灑然覺先生之尚有累也先生諱氳一諱藴字藏真晉州神山人趙道一謂其年九十三四月八日尸解於洪崖古壇至八月復見於晉州復尸解而徐慧謂其初乘白驢從五童入洪崖古井後復不知所終道一謂其慕古洪崖先生因自號洪崖先生而慧則謂即古洪崖先生也夫洪崖先生固張氏乃黄帝之臣伶倫也一見於衛叔卿傳再見於班孟堅賦三見於郭景純詩四見於陶貞白真誥葢遐

渺之靈眞而希夷之妙跡也張氲先生出處靈幻故靜能公遠之儔而博綜藝尚庾幾貞白伯仲耳且使古洪崖而在則吾孔子尚當稱東家丘桐柏眞人當稱吹笙少年而何器物之足羨故須以道一所紀為正

五星二十八宿摹本

今世人稱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為閻右相立本筆按宣和畫譜載立本僅有五星及（闕）房宿二像耳若張僧繇吳道玄則俱有之而今不可得矣此卷乃摹梁令

瓚本今瓚宋人故有聲畫院中愚於丹青所未暇論獨怪是星宿在九天寧有此委瑣詭怪狀即有之何從令人見而寫之且牛星作牛女星作羊千古靈匹一旦與畫真堪供噱嗢耳余曽見一本云是吳張藁與此全别而叚柯古所記昴如剃刀畢如笠觜如鹿頭參危如婦人靨井張翼如足跡鬼如佛眉柳如蛇星如河岸軫角如人手房如瓔珞心女如大麥尾如蝎尾箕如牛角斗如人拓石牛如牛頭虚如鳥婁如馬頭胃如鼎足云出

佛書而闕亢氏室壁奎則又別矣然恐是星形耳非星神形也附志以備攷

又為莫廷韓題五星二十八宿五嶽真形圖

莫廷韓所藏五星二十八宿圖乃梁令瓚摹本致佳而微與閻右相本不合其段柯古所載如笠如鹿頭如足跡等則又遥矣又五嶽真形圖不知是金母所傳漢武的本否若五星名氏則澄瀾青凝之類二十八宿姓則鞸耶尼之類五嶽名氏則玄丘目陸之類余皆有別記

記之不暇一一為廷韓書也廷韓仙才勝漢武遠能去彼多欲此圖當長侍衣裓不隨栢梁火飛去矣其以余言為然耶否耶

題八仙像後

八仙者鍾離李吕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緐始亦不知其畫所由始余所覯仙跡及圖史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我明如冷起敬吳偉杜菫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庸畫工合委巷叢俚之談以是八公

者老則張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為各据一端作滑稽觀耶乃至邇者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蠱惑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佞能攷其七而疑其一為志之鍾離公者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敗於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公者諱嵒字洞賓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正陽

度劉海蟾已度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名於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最為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藍公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鞾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藍采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後語多不能悉至濠州忽擲鞾帶拍板乘雲而去韓公者諱湘昌

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公曰無怒也請効薄伎以獻因為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别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能舉其名第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云詔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黄河為篙工索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

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郴孫女金牌云云大約里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冪而冪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亦苗善時云殁之他野史謂仙姑晚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裨官都不載獨聞之乩云諱元中開元大歷間人也於

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為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不可知也今鍾離呂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挾海蟾與重陽輩而八令張果先生而取友則必從赤松安期次則静能公遠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八必不屑屑求兀合諸公方逍遥乎上清亦必不僕僕焉一符之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跋即受乩頭詈所不恤矣

全真四祖八仙像

自我教主東華帝君得統於太上而傳之鍾離正陽正陽傳之吕純陽純陽傳之劉海蟾凡三真人而後為我王重陽重陽真人之有全真也猶達摩大師之有禪那也見若以為創始而不知其自海蟾而上遡之太上見若以為無師之智而不知純陽海蟾之顯度而黙授之也葢至於重陽而教始大明矣自重陽而為丹陽之馬長真之譚長生之劉長春之丘廣寧之郝玉陽之王𡟎丹陽而稱女真者又有清淨之孫凡八真人葢至於長

春而教益大行矣前四真者亘千年而不為遲後八真者聚一時而不為近三百年而一真而不為少一時而八真而不為多亡他遘有緣而成有時也吾始乞李郡為此圖既成而吾弟敬美自江右臬以覲歸且發因輟以予之敬美頗嚮道而厭事我長春以八十老公應元世祖之聘徃來大都扶服數萬里而不以倦稱者救物故也善救物者事應而中不累功滿而不自有出不碍道處不違性敬美而苟悟此當金蓮煋煋火宅中俄頃

成清涼界何必朝夕仙師哉

仙奕圖

故協律郎冷起敬以畫鶴之誣瓶隱其所圖仙奕張三丰道人已詳記之今年春有攜售者以直太昂不能應聊為摹其大都因戲謂石室仙奕太遲取滑待詔天人奕太速孤山仙姑婦奕太巧恒山仙奕太拙吾不知此仙人於巧遲拙速何似有槊者姝樂於橘中叟遠矣漫為題尾

又

仙奕圖今在張伯起家初無冷起敬題欵止據張三丰一跋為二仙遺跡故見重耳然跋內稱與宋司户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覩唐李思訓將軍之畫按彌遠與孟頫生不相及復稱以此圖奉送太師元老淇園丘公而末云永樂壬辰三丰遯老書尤可笑攷壬辰為永樂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上遣胡忠安訪三丰於武當則先期已隱化矣七年己丑丘淇公敗沒於迤北全

家謫海南矣豈有至壬辰而三丰復出淇公更生者耶

都太僕號博洽而此易事不能辨何也漫志於此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一